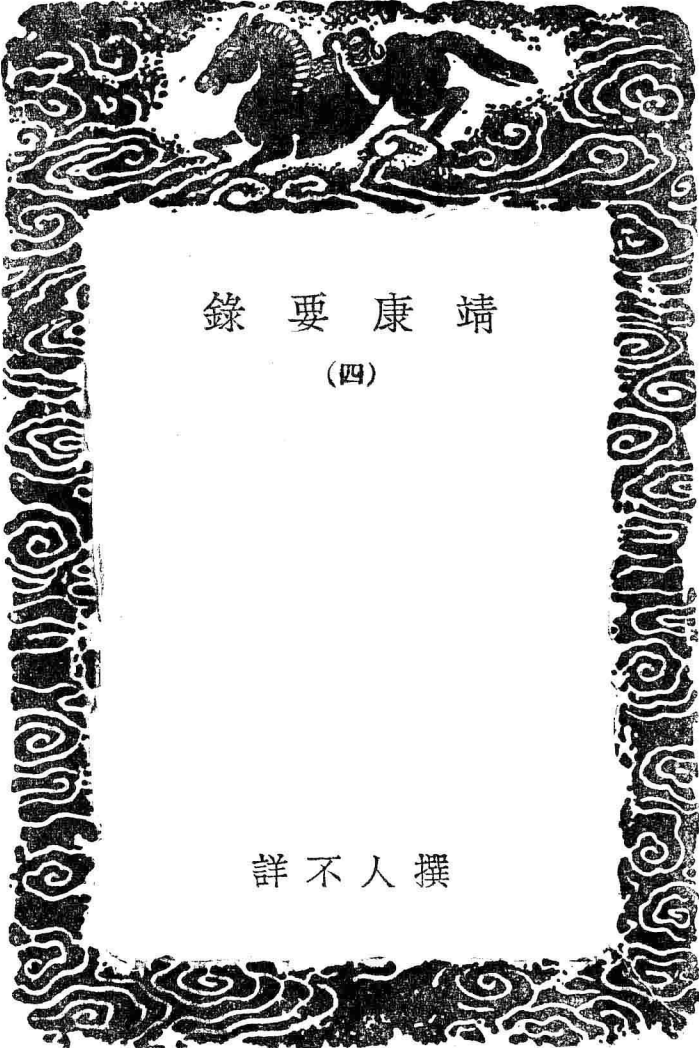


靖康要錄

四





靖 康 要 錄

(四)

撰 人 不 詳

# 靖康要錄卷第十二

十四日。詔應進頌賜及第人勅竝追奪。

是日。聞真定府陷。集從官議棄三鎮于尙書省。

十五日。制右金吾衛上將軍提舉亳州明道宮范訥。爲檢校少傅。甯武軍節度使。充河北河東路宣撫使。詔曰。朕通好鄰國。屈己增幣。無所不至。凡所以保守疆土。全養生靈。敵未退師。攻陷城邑。每聞邊報。痛切朕心。已令盡召天下之兵矣。凡爾州郡。豈可嬰城自困。坐待其斃。今仰河東江北諸路帥臣。傳檄所部州軍。各得便宜行事。合縱連橫。相爲救援。見使卽動。無拘于律。其見官吏能與鄉里豪杰率衆扞敵。保守郡邑。大者寵以公爵。次者授以節鉞。或召用于朝。或世襲其地。各宜體國。奮然自拔。無使鄉里坟墓。坐被殘破。父母妻子。生致離散。所祈于皇天后土宗廟。北顧流涕。明告此言。忠臣義士。甯不動心。故茲詔示。想宜知悉。仍仰宣撫使。遍行告諭。

十七日。駕幸飛山營。閱砲。賞賚百姓。因登北城而還。

十八日。臣僚上言。直秘閣徐惕。昔爲廣西轉運使。掇斂公私之物。如文犀大貝。異香珍貨。悉獻于蔡京。蔡攸。一路受幣。而官庫爲之一空。奉聖旨。徐惕落職。追兩官勒停。

十九日。檢校會中書舍人劉珏。昨繳還中書舍人安扶論李綱二章。引用韓琦。韓絳等語。奉聖旨。劉珏落

職提舉亳州明道宮制曰。乃者大將誤國。羣議沸騰。理宜譴責。書命之職。當暴其罪狀。明示四方。苟懷二心。是辜委任。具官劉珏。自朕初載。擢寘詞掖。不惟喻德之義。依違顧望。首鼠不情。援凶人于琦絳之間。引仲淹而自比。始言踴躍自奮。有嘉報國之心。卒言輕率無謀。宜正誤朝之罪。操兩可之說。無所折衷。職在論思。不宜若此。聊從薄罰。免所居官。退處真祠。以訟其過。可依前件。

王雲遣使臣至真定。報金人已許和不復議。割三鎮。止須玉輅冠冕及上尊號等事。

二十日。太常禮官集議金會尊號。以翰林學士王寓爲尙書右丞。副康王出使。

二十一日。李擢爲中書舍人。

二十三日。李會除中書舍人。汪藻除太常少卿。

侍御史胡舜陟劄子奏。伏見陳遘蠟封申狀。稱中山府城下賊寨造攻城具。今月九日。于寨立起砲竿一百餘坐。及用大車般運攻具近城。必須旦暮竭力攻打。欲望朝廷指揮宣撫司火急遣兵應援。臣觀遘狀詞迫切之甚。恐如真定無兵爲援。卒至陷沒。朝廷安得恬然坐視。不爲慮乎。真定之所以陷。實由宣撫司見朝廷遣使講和。按兵不動。今若天下以講和之故。不救中山。失中山必矣。臣于此歎朝廷爲虜人所誤。信之而不疑者。講和一事也。虜兵今日陷太原。明日陷真定。凶焰鼎熾。侵尋而南。偃然有并吞中原之志。初未嘗與我和也。但時遣一使。邀求寶貨。且詭詞恭順。使不爲備。朝廷使以和好爲疑。虜雖攻城。不敢救援。此直墮彼計中也。古者兵交。使在其間。以和好爲權宜。以戰守爲實務。今乃朝廷以權宜而廢實務。臣

竊慮自河以北。土地人心。必兩失之。豈宗社之利哉。卽降睿旨。日下令宣撫司出兵應援中山。不勝痛心疾首激切之至。是日雨水傷稼。

二十四日。金人陷平陽府。

二十五日。侍御史胡舜陟奏。漢建武時。西域請置都護。送侍子。光武不許。唐貞觀中。高昌王將入城。西域諸國悉欲遣使奉獻。魏徵以爲不可。太宗從之。皆不欲蠻夷弊中國也。高麗弊我國家。五十餘年矣。政和以來。人使每歲一至。淮浙之間。不勝其擾。所過州縣。官私船盡奪爲用。驅村保挽舟。一縣有至數百人。田桑農業盡廢。州縣前期勾集保丁。多致凍餓失所。汭流亭館寺院。悉排設陳所用之物。皆出于民。官吏督迫急于軍期。吏緣爲奸。民無所訴。更有宦官爲之提轄。事過有須索。州縣尤苦之。鞭笞取辦于民。故淮浙間。皆言高麗一過。甚于遭寇。朝廷所得貢獻。皆玩好無用之物。所費皆帑藏之寶。民之膏血。近日賜予。尤加優典。所費不資。而又有一路饋遺燕勞之用。約數十萬緡。高麗人貪利欲數至。臣不知朝廷蠹國害民。以待此小醜。果何用耶。又有爲害之大者。彼昔臣事契丹。今必事大金矣。二虜能致其死命。而我無如彼何。故畏虜而不畏我。所得賜予。聞與虜分。我之山川形勢。兵旅衆寡。財用虛實。往往窺測。以報虜人。如此。不惟有所煩費。實養虎遺患。豈非爲害之大者乎。臣近見兩浙路中高麗人使入朝。不久到明州。臣恐復如前日騷動淮浙。耗蠹邦財。今日聖政一新。悉革弊事。以撫養我赤子。伏望陛下以漢光武。唐太宗爲法。

勿使入朝。實國之利。如使人已到明州。止令本州遞表入進。遣還使人。大率高麗人入朝。于國于民有害。但于州縣賊吏管待。小人有利焉。臣願容明察此。去數十年之弊政。以慰天下企望之情。奉聖旨依奏。二十六日。左丞王寓憚遠行。以夢誣上。乞免行。上震怒。責寓散官。安置新州。黜其父易簡宮祠。擢馮澥知樞密院事代寓。新除右丞司諫元當。可爲鴻臚少卿。

侍御史胡舜陟奏。伏見陳遘蠟書。其詞哀切。首陳真定破。屠戮生靈。不知其幾萬人。虜據高城。愈難追逐。臣等讀之流涕。竊歎朝廷何忍其如此。未嘗遣一兵一馬爲援也。李逸三十四狀奏陳。畧不見報。朝廷豈不惜土地。不愛人民。但以與虜講和。不敢動兵。一何失計甚耶。臣等請爲陛下言之。古者列國兵交。使在其閒。推論利害。釋二國之患。是以息兵而貴和。今虜遣使來。而我使亦往。彼此按兵不動。乃所謂和也。然虜人用兵不已。今日陷一城。明日陷一邑。侵奪而南。有并吞席捲之志。時遣一使。邀求寶貨。詭詞恭順。使不爲備。我使之往。脅之以威。不得吐一語。但以虜人甘言奏聞。而朝廷不察其情僞。使謂和議已定。宣撫司見謂講和如此。亦不遣兵援救。真定以致破亡。陳遘所以言彼受和議之使。留置寨中。而任意攻取。無人援解。彼何計之得。而我何計之失也。今中山城下賊朝夕必攻城矣。若朝廷又以講和之故。不令宣撫司應援。必失中山。失中山則河北諸郡不攻而自下矣。失河北則京師不可都。而宗廟社稷危矣。陛下何得不以宗廟社稷爲念乎。遘又言。彼旣攻城。殺人放火。而我師援之。理不爲曲。朝廷若任諸鎮之危亡。不復顧恤。則更無可論。若猶欲保全。伏乞速賜指揮。宣撫司火急遣兵。遘之言如此。可謂切矣。陛下若聽大

臣之論。謂既講和。不復應援。則非爲宗社之計。第恐土地人心。必兩失之。若大臣云。今日無兵。何以爲援。臣等以爲河北之民皆兵也。使諸郡縣傾廩庫。與民共之。朝廷以好爵縻之。何患人不爲用。但在措置如何耳。遣乞宣撫司兵自深冀來。祁會合馬忠兵。宣撫兵擊其西。祁兵擊其東。中山兵爲內應。則轉禍爲福。易敗爲功。其言似爲有理。伏望陛下詔三省樞密院。日下詳酌施行。取進止。

二十七日。聖旨。吳玠避事。特降三官。制曰。越疆出使。乃朝廷之選賢。授位忘家。蓋人臣之盡節。不勤國事。宜正官刑。翰林學士承旨吳玠。侍從老成。文章重望。朕于纂承之始。屢罄忠嘉。適比多難之時。可辭往使。念關國百里之計。感和戎五利之謀。十萬橫行。乃出樊侯之妄。五十常勝。更覺臧宮之非。欲罷兩國之兵。宜煩一介之使。而賜對便殿。面諭至情。不聞力疾而請行。乃願養疴而自便。姑從降秩。以示寬容。往省前愆。力圖厚報。可降授朝奉大夫。餘如故。

制曰。御國必始于齊家。首重婦官之選。尊母蓋由于子貴。茲爲人道之常。眷言邦媛之良。夙被親闈之遇。生我介弟。時作賢王。方抗節于修途。宜疏恩于慈壺。詔示羣辟。揚于大廷。龍德宮。婉容韋氏。淑慎無違。溫恭有恪。思女美之悅懌。居自敕以箴圖。致婦順之明章。動克循于環珮。善慶所積。休祥自膺。早毓天材。乃藩帝室。顧復素厚。曾無驕侈之風。訓誨甚勤。果有忠誼之氣。如江夏厲賁育之勇。如任城慕衛霍之功。屬鄰封之講和。越諸臣而請使。朕敦手足之愛。令遠涉以出疆。肆推冊策之榮。庶少寬于陟配。是用進位四妃之次。敷教九御之間。實亞軒龍。有華掄服。揆德斯稱。作命維新。嗚呼。兄弟之助急難。想見開元。鵠鶴之

頌后妃之念行役。勿忘周南卷耳之詩。其茂對于寵光。以永綏于壽嘏。可進位賢妃。

二十八日。知穎昌府曾開言。近緣職事與西道總管王襄。措置不同。又頃任中書舍人日。常繳襄詞頭。委有妨嫌。乞改移一別閑慢小郡。或外任宮觀。奉旨。曾開意在避事。可落顯謨閣待制。與宮祠。

聖旨。黃鶚除給事中。由海道使金國。以禮物議和。

二十九日。侍御史胡舜陟奏。臣觀春秋傳曰。兵猶火也。弗戢將自焚。老氏亦曰。以道佐人主者。不以兵強天下。其事好還。國家自熙甯閒。王韶開邊之說。王安石主其議。遣將用兵。無歲無之。瀘南交廣。勤師遠伐。至崇甯以來。尤甚。西開青唐。以及夏國。南築谿洞。以及丹州。西南則建祺祥等州。皆不毛之地。非人之境。而驅赤子陷鋒鏑。死者不計其數。往者竭其膏血。凡五十餘年。而又王黼童貫合謀。以敗契丹百年之好。約大金以墟其國。是以上帝震怒。禍我國家。金寇猖獗。莫之能禦。屠戮士庶。攻陷城邑。長驅于中原。問罪于都城。親王宰臣爲質。虜人磨牙搖毒。搏噬不已。我師之出。出無不敗。前後殺傷。如麻如毛。盛國喪氣。傷威損重。此豈非所謂勿戢自焚。其事好還乎。陛下踐祚。適于斯時。宵旰焦勞。未見微効。蓋天怒未解。人力豈能或勝哉。然天與人相去雖遠。其應甚邇。今上解天怒。當修人事。以應之。書曰。惟先格王。正厥事。此先王修省。以應天解上帝震怒之道也。臣觀今日祖宗寬大之政。泯滅而未舉。王安石刻急之法。爲害而未除。法度未得其正也。士大夫之欺罔誕妄。尙循舊習。驕侈貪鄙。曾不少悛。風俗未得其正也。事未見功。賞已驟至。及其敗事。罰不及焉。賞罰未得其正也。閹官近習。猶執事權。頡頏恣睢。無所忌憚。任用未得其正。



也。昔之叨冒恩寵者。未加鑄削。懷才抱器者。非食州縣。爵祿未得其正也。昔之僥倖富貴者。一毫不取。火耕水耨者。困于重斂。賦斂未得其正也。數者未正。豈所謂正厥事乎。伏望聖慈。明詔三省。凡是數者。悉反之正。庶幾人事修而天意得。震怒一解。妖氛自消。坐致太平。增光祖烈。面奉聖旨。令三省照應施行。制以道君皇帝第三十四女封恭福帝姬。

十一月一日。諫議大夫徐秉哲爲御史中丞。諫議大夫呂好問爲吏部侍郎。

二日。聖旨。劉韜候到闕。不隔班。先次上殿。卽日除在京職事官。或重鎮帥臣。

四日。太尉鎮洮軍節度使同知樞密院种師道卒。

康王馮澥等奉玉輅俱發出門。

五日。詔籍沒譚稹財產。從侍御史胡舜陟之請也。

高麗國王楷使賀皇帝登寶位。詔差衛膚敏借太常少卿爲接伴使。未至。以明州知鄞縣李文淵攝使事。管客。十一月一日。至定海縣。計二百九十二人。館于樂賓館。先是樞密奉聖旨。令人使更不赴闕。明州差官押送禮物。至明年四月。人使始離館歸國去云。

七日。王雲自軍前單騎馳歸。不數日至。中外大駭。果云。事勢中變。欲得三關而止。不然。使至汴都。是日。康王復入門。馮澥罷樞密。以資政殿學士爲太子賓客。詔曰。朕屈意議和。無所不至。雖袞冕車輅名號之類。猶所不惜。蓋欲保守祖宗之土地。而金人必欲三鎮。今與之。其害如何。欲不與之。其利如何。朕當從衆而

行之不敢自任。令御史臺官告報百官。初八日于尙書省議以聞。宰執親戚不預。不得觀望。今日百官廷議。係宗社安危。各要見的實永久利害。若割三鎮或不割。各如何保無後患。割之而來。不割而來。各如何備禦。不得鹵莽。朕毋固必。只從衆議。是者行之。

八日召百官給紙札。各獻和戰之策。耿南仲、吳玠欲棄地而和。喻汝礪、梅執禮、宋齊愈、秦檜、何臬、曹輔、陳過廷、馮澥、孫傅、李若水等欲戰。初王雲回報金人堅欲要三關。朝廷大臣優游不斷。集百官議于延和殿。與者居左。不與者居右。是日預議者百餘人。與者七十餘人。不與者三十餘人。何臬其首也。是日不與者曰。朝廷經三世得河東。陵寢在焉。河北天下之四肢。苟去。吾不知其爲人。人民貢賦者。其末也。况天下者。祖宗之天下。非陛下之天下。石敬瑭故事。豈可遵乎。與者曰。三鎮朝廷旣常許之。今反不與。是中國失信于夷狄。若姑且與之。縱復猖獗。則天下怨怒。師出無名。不戰而屈也。與是。朝廷從與之者。是日何臬罷中書侍郎。

又云。集百官議三鎮于延和殿。各給紙札。文武分列廊廡。范宗尹乞予以紓禍。至伏地流涕以請。已而黃門持宗尹章疏以示衆。曰。朝廷已有定議。不得異論。頃之。宣問金人欲必得三鎮。割與不割。利害若何。金人已與王雲約日。割與不割。金人之來。如何守禦。惟梅執禮、孫傅、呂好問、洪芻、秦檜、陳國材等三十六人。以謂不可割。餘皆從宗尹議。又李若水歸自粘罕所。慟哭于庭。必欲朝廷從其請。先是金人遣王雲約以十五日以前告和。割地書到不然。以十五日渡河。至是何臬謂唐恪曰。三鎮之地割之。則傷河外之情。

不割則太原真定已失矣。不若任之。但飾守備待之。恪唯唯。梅執禮建議清野。從之。尋宣孫傅。梅執禮入對。議遂定。乃下詔曰。朕嗣有大統。屬時艱難。外侮憑陵。元元被害。于是捐棄金帛寶玉。不可數計。以救百姓于塗炭之中。繼修和好遺賂之使。項背相望。凡有所求。悉從其請。雖袞冕身輅稱號之美。猶無所愛。凡以保守土地。全活生靈。而敵勢未已。動起兵端。必欲割我人民。覆我宗社。使我百姓父母妻子。悉被驅虜。財物積聚。皆遭劫奪。忠臣孝子。自當體國念家。人自爲戰。令下之日。應河北河東京畿。便行清野。保守城邑。其聚徒結衆。扞寇立功。自節鉞以下。皆以充賞。仍仰州縣預以名聞。若自能斬首獲級者。倍軍功。凡吾赤子。與其殘于敵人之手。流爲異域之人。孰若徙危卽安。轉禍求福。興言及此。流涕無從。其餘諸路有忠義之人。能率衆勤王。或立功河北河東者。竝依此恩推之。咨爾衆庶。咸體朕意。

詔梅執禮爲清野使。已而京畿之民。扶老攜幼入保。多暴露者。人情大擾。清野隨罷。

差王時雍東壁。李擢南壁。安扶北壁。邵溥西壁。竝守禦使。孫傅招兵使。

侍御史胡舜陟奏。刑部侍郎宋伯友。天資駑劣。市井之流。才能素乏寸長。但工諧附近習。爲大理卿。而內貨鄧文誥爲大理丞。伯友傾身事文誥如奴。刑獄出入。惟所順旨。而文誥用之爲爪牙。以快私忿。刑多枉濫。人甚冤之。未幾遂得待制。已而侍郎皆文誥之力也。今春朝廷遣伯友往大金軍中。迎取肅王。伯友不肯行。至煩朝旨督責。而後往。近遣提舉防河。但擁兵自衛。略無措置。其素行彫喪。才無可用。一至于此。伏望罷黜。奉聖旨。宋伯友除徽猷閣待制。與郡。臣僚上言。竊謂付之千里。俾之共論。必有循良之才。豈弟之

政以牧養細民。伯友昔任大理。殺戮無辜。不計其數。當時盛章尹京。伯友爲廷尉。觀望內侍風旨。多殺以希恩寵。怨氣充塞。傷天地之和。使上皇負謗于天下。此與漢唐酷吏無異。宜膏斧鑕。以快吾民。今使治郡。猶狼牧羊。何一方赤子不幸耶。伏望竄之遐裔。與盛章一等行。奉聖旨。宋伯友降充右文殿修撰。知鄭州。十日。新差知鼎州邢倬除名勒停。先是二月間。韓侂不軍旣還。粘罕尙留隆德府。詔遣路允迪等以和議之書往。粘罕聞韓離不軍。獲金帛寶貨。而已無所得。遣使數輩來求賂。時勤王之師踵至。大臣有輕敵意。猥曰。吾兵強盛如此。當與虜抗衡而滅之。彼旣領吾肅王過河。吾何不亦留其使與之相當。于是館其使。述者等。逾月不遣。有都管趙倫者。燕人。獍狻懼不得歸。乃詐以情告館伴邢倬曰。金國有余都金吾者。領契丹精銳甚衆。貳于金人。願歸大國。大國可結之。圖其二酋。倬遂以聞。朝廷大臣信之。卽以詔書授倫。賜余都納衣。領中。仍送賜倫等各帛千疋。白金千兩。倫至粘罕所。首以其書獻之。粘罕大怒。以倫書表聞其主。且具道南宋反覆之狀。其主復報云。入宋攻討。事無大小。委元帥府從長措置。遂破太原。提兵向京師。朝廷以倬始禍。故有是命。

十一日。聖旨。秘閣修撰知平陽林積仁。緣賊馬侵犯。乞致仕。可落職。送吏部與小處監當。

十二日。罷范宗尹諫議大夫。

是日晚。金大至河外。折彥質以宣撫司領兵十二萬防河。與之對壘。賊發數千騎來探。回報其帥曰。南宋兵亦盛。未可輕渡。或欲整兵俟戰。有孽宿大王者曰。宋兵雖多。不足畏也。與之戰。則勝負未可知。不若加

以虛聲。盡取戰鼓。擊以達旦。以觀其變。衆以爲然。黎明。王師潰。賊遂長驅。知襲慶府郭奉世。特除爲徽猷閣待制。

十三日。臣僚上言。竊以元豐年。西師敗績。永樂陷沒。神祖皇帝。慨然興嘆。元祐中。朝廷休兵息民。天下晏然。紹聖以後。章惇爲輔。遂議開邊。至京等用事。狂悞上皇。大生邊隙。兵馬日益凋耗。公私日益匱竭。又舉伐燕之役。致兵連禍結。今五年矣。賴天祐有宋。篤生聖躬。爲宗社之主。其首惡賊臣。旣已竄戮。如王機守鴈門。和銑守瓦橋。薛嗣昌帥太原。詹度帥河間。皆交結權臣。肆爲欺罔。冒受功賞。助成今日之患。尙未正典刑。大鬱公議。薛嗣昌和銑。雖死。合行追奪。詹度。王機。縱未顯誅。市朝亦當竄之。嶺表伏望。早正誤國之罪。以爲奸臣之戒。勘當和銑。追授武功大夫。王機。已除名勒停。送高州編管。奉聖旨。詹度。責授海州團練副使。郴州安置。薛嗣昌。生前官職。竄奪。

劉韜奏。據都統制措置慶源府城守王淵申。契勘金賊十月二十三日。到城下。安排攻打。二十四日。淵差州統制官韓世忠。揀選步兵三百人。于西北門。刼破賊寨。放火殺死金賊。不知數目。其賊寨盡皆鬧亂。昏黑相殺。其得功將士。乞等第推賞。奉聖旨。韓世忠。與除正任防禦使。餘軍兵各轉五官資。

詔福建江東。浙東。路素號有武勇人才。欲依四道置帥體例。差發運使翁彥國。充經制使。令召募起發軍民二萬人。須管于十二月上旬。到闕勤王。其錢物亦許于二廣那移。奉聖旨。翁彥國。與復舊職。依此施行。是日賊勢已逼。耿南仲力勸急遣王雲。且以康王押袞冕車輅行。尊金主爲王叔。上尊號十有八字。康王

請南仲偕行。上曰：南仲老矣，令其子延禧代之。

十四日，京畿人戶盡移入城。

孫昭遠除祕閣修撰，充四道副總管。

十五日，臣僚上言：竊以去年之冬，金人入寇，出我不意。故河東諸州堅壁不戰，天下諸州或不勤王。陛下皆置而不問，恕其倉卒之失也。今年自春夏以來，皆知金人必復深入。若天下諸州或不勤王，以致大河失守，都城受危急，則事平之後，當須行法。奉聖旨依奏。其勤王若敢後時，當職官竝以軍法從事。

王及之同金國通和，使王訥來，聞軍已至西京，不復請三鎮，直以畫河爲言。陛對不遜，有奸臣輔闇主之語。上下洵懼，因許之。且以兩府二人行。唐恪既署勅，何臬大駭曰：不奉三鎮之詔，而從畫河之命，何也？臬不肯署，因請出。乃以資政殿學士知杭州，復留領開封府事。于是御批以金人欲割地，須兩府二人行，令各自陳。陳過庭以主憂臣辱，首自請行。唐恪、馮澥、曹輔皆依違不對。耿南仲以老辭，聶昌以親辭，尋出御批曰：過庭忠誼可嘉，特免奉使，差辭免人。耿南仲、聶昌日下出門，遂斷諸路門橋。諸軍城守，晚有御札云：金人已渡河，百官疾速上城。

金人兵由汜水關渡黃河，河北提刑許高、京西提刑許勝守汜水，與士卒望風而潰。京師聞之，士門清野，龍圖閣直學士河東河北路宣撫使折彥質責授海州團練副使，永州安置。先是宣和中，河北河東宣撫司謀取燕雲，乃召燕雲之民置之內地，曰：忠勝軍、義勝軍、皆山後漢兒也，實勇悍可用。其河東者約十

萬餘人。官給錢米以贍之。雖諸司不許支用者。亦聽支使。久之。倉庫不足。以饑而怒。出不遜語。我軍所請。皆陳腐。亦怨。道路相逢。我軍輒罵辱之。曰。汝蕃人也。而食新。我官軍也。而食陳。吾不如蕃人乎。我將誅汝矣。漢兒聞之懼。其心益貳。俟釁且發。至乙巳冬。金賊南犯翔武之境。翔州守將孫翊者。勇而忠。出兵與之戰。戰未決。漢兒開門獻于金人。既至武州。漢兒亦爲內應。遂失翔武。長驅至代。守將李嗣本率兵拒守。漢兒又擒嗣本。以陷隆代。至忻州。州守賀權度勢不敵。開門張樂以逆之。戎酋大喜。下令兵不入城。遂抵石嶺關。關最險隘。一夫守之。萬夫莫開。是時。太原張孝純謀守關人。或曰。冀景可也。于是命景。景辭以兵不足。孝純命其漢兒耿守忠。以本部兵八千助之。景復辭。孝純曰。第如我語。景不得已而往。使守忠當前。慮其居後見襲也。守忠至關。果敢而獻之。景以軍騎奔還。金人遂至太原。是時。宣和七年十二月初也。太原既被圍。提舉保甲鄭誼自城中出。傳檄諸郡使爲備。諸郡悉築城點丁爲守禦計。初。漢兒義勇軍四千人。其將劉嗣初者。宣撫司俾領其衆屯平陽。見平陽人之垂涎。頗萌攘奪之心。會聞金人已圍太原。而金賊之餘黨且襲京師。嗣初聞之。密遣人問道獻平陽圖于戎酋。于是正月十九日。僞爲入城貿易者。既入。則殺守關之人。啟關以納其軍。其徒大噪而入。火譙門府舍。奪甲仗庫取器甲。分隊而出。士民戰慄走。且呼曰。奸臣置漢兒內地。今果墮其計中。其徒含宿憤。殺城中人甚衆。城中人悉出避之。嗣初入城。括金銀。驅婦女。凡十餘日。而投金人。于是金人益熾。留數萬人守太原。而分其半趨京師。其酋自太原而南。過南北關。仰而嘆曰。關險如此。而使我過之。南朝爲無人也哉。至威勝軍。權軍事李司司者。以軍獻之。其酋忻然。

駐城外。至隆德府。隆德無備。三日而破。守臣張確、通判趙伯臻死之。虜人留漢兒姚太師守隆德。領兵寇澤州。逢朝廷講和官。乃還太原。遣人入城諭之曰：「朝廷已割太原矣。」亟開門。孝純并副總管王稟曰：「朝廷已割太原矣。而但奏朝廷云某等不肯。堅守如初。金人大怒。無如之何。留兵數萬守之。其酋歸雲中。賊于太原城外。用植鹿角木環其城。厚數重。中爲小徑。往來縱火以警之。是時天氣已熱。賊兵各休于林樾之下。而分食太原十邑。其守益固。大會旣歸雲中。有諜者來云：四月二十七日。于雲中張飲而慶者三日。漢兒蕃兵打毬以助焉。太原雖被圍甚密。而竊出告急不絕。皆于衣領中爲奏狀。以達朝廷。且令速進兵解圍。告急之人不能脫者。間爲賊獲。逮見其書。知朝廷兵興矣。賊亦甚懼。其告急之人能至晉絳者。皆枯瘠如鬼。曰：「太原城中糗弓弩及皮甲以食。又將告竭矣。朝廷命姚古爲置制使。領兵駐威勝軍。其兵無故驚擾。自威勝遁還隆德。一路皆震。人民奔山澤間者甚衆。是時諸路救兵未有至者。獨种師中以本部兵最先。五月初及金人戰于平定。威勝之間。金賊以鉄騎衝突。師中死之。至六月初。太原告急者益少。人皆知困。內外憂恐。或聞李綱爲宣撫。已到懷州。乃分命劉韜爲副使。當平定之路。解潛爲置制。當威勝之衝。折可求爲都統制。居太原之北。張思正亦爲都統制。當文水之南。且命張灝爲陝西路都漕兼河東察訪。而督其戰。軍旅甚盛。河東之人皆喜曰：「太原圍解。河東安矣。」有張行中者獻戰車云：「可當鉄騎。于是造千餘兩。其制兩竿雙輪。前施皮籬四木。運轉輕捷。每車用甲士三十五人。執弓弩槍牌之屬。以輔翼之。兵結陣而行。鉄騎遇之皆退遁。又爲蠻牌。施釘其上。戰則鋪之于地。以却賊馬之犯。二者皆施行。然河東七月雖



且暮已涼。鎧甲可御。人人相視曰。炎暑固不可用兵。今已涼而猶未進軍。將奈何。又見官軍之過者。皆江浙閩蜀之人。俯僂跛蹙。竟日轉徙道途之間。問之。汝何爲者。曰。救太原兵也。識者默然。有知兵者私相謂曰。賊數不多。廣爲虛寨。以張聲勢耳。若使諸帥三路同日而入。賊必不能支。吾取勝必矣。若參差不齊。勝負未可知也。八月初。韜兵先進。賊并兵禦之。韜兵潰。而潛兵與賊相遇于南北關。搏戰四日。殺傷相當。賊日增兵。潛軍力不能勝而潰。平定。威勝之師。皆逗留不進。潛兵潰散之兵。蔽壑而還。人人震恐。獨思正之兵在汾州。其衆十七萬。號曰百萬。未出戰。賊曰。韜潛既敗。不足慮也。乃驅婦女老弱守虛寨。以當平定。威勝之兵。而併其兵以禦思正。思正出汾州。執景示衆曰。景不堅守石嶺關。遁還者也。斬之以徇。是月十五夜。賊于文水張飲以賞。月。諜者以告思正。思正襲之。斬首數百。幾獲副本。本脫去。灑思正以小捷之故。馳黃幟呼于中路曰。汾州報捷。州縣歡聲震地。曰。我師勝矣。或持酒席相慶曰。皇帝聖慈。吾其見太平乎。至有感泣揮涕者。十六日。思正出戰。賊曰。彼衆雖多。而囂不整。無能爲也。乃以鉄騎三千直衝我師。我師大奔。相蹂踐而死者數萬人。坑谷皆滿。思正敗卒數千奔汾州。灑以牙兵數百趨慈隰。于是汾州。威勝。隆德。晉絳。澤州之民。扶携老幼度河南奔者。鉅萬計。諸州縣井邑皆空。賊乘勝急攻太原。遂破。實九月初三日也。賊乃進攻汾州。且分兵禦慈隰以北諸郡。賊勢張甚。汾州堅守以待救。俄聞朝廷分河東爲兩路。其隆德府卽爲東路。經略平陽府卽爲西路。經略各命守臣以援汾州。十月初八日。汾州失守。州將張克戩死之。當議者曰。汾州之南回牛嶺者。險峻如壁。可以控扼。于是乃命將以守。朝廷又遣劉琬統衆駐扎。